

度的描写,使读者对环境有一个立体而非平面的了解。

综上所述,毕尔士在战争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才华,得到人们的首肯。尽管他的世界观同生活的历史进程有一定的矛盾,给他的作品带来一定的局限性,但他广泛的战争生活素材,对普通人在战争中命运的关注,以及刻意求新的艺术追求,都给美国文坛以不可磨灭的影响。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卡莱·威廉斯(Carey Mc Williams)所说:“如果他的名字永存,那就是传统的机智、勇敢和礼仪的象征。不管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如何,都不能影响他是同时代人中最具挑战性的人物这样一个事实,因而人们也不得不为他非凡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。”^⑬

注释:

①⑧ Frederic Taber Cooper; *Bookman*, July, 1911. pp. 478—80.

②⑨ Richard O'connor; *Ambrose Bierce (Little)*. 1967. pp. 5—7.

③ C. Hartley Grattan; *Bitter Bierce (Doubleday)* 1929. pp. 118. 121—2.

④ 引自罗伯特·潘·沃伦(美国):《威廉·福克纳》,见《福克纳评论集》第38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⑤⑥ 转引自《人民战争》,莫斯科苏联作者出版社1973年版。

⑦ 引自 Marcus Cunliffe; *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* pp. 62. 香港今日出版社出版。

⑩ Clifford Bower-shore; *Bookman* (London). Aug, 1930 p. 283.

⑪ George Snell; *Atlantic Quarterly*, Summer, 1945. p. 51.

⑫ Eric Partridge; *London Mercury*. p. 637.

⑬ Carey Mc Williams; *Ambrose Bierce (Boni)* 1929. p. 335.

· 书讯 ·

蒋荣昌《历史哲学》出版

四川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蒋荣昌著《历史哲学》一书,已由巴蜀书社出版。全书30万字。

此书系统地讨论了中国历史、印度历史、中东历史、日本历史、西方历史等不同历史演进方式各自赖以生成的价值原则,并对历史时间的本质、历史时间的形上真伪与事实真伪等重大问题作了阐述。本书着力于揭示宗教、哲学、文学艺术、科学、政治、法律、经济制度等历史现象由以生成的逻辑原则。作为历史现象,其生成于历史逻辑具有内在必然性,即使其现象性形式本身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偶然的現象性形式——后者同时也是对于其现象性形式必然性来说具有必然性的形式。

本书对各种法权形式,宗教、哲学等终极形上形式,科学等形而上形式的本来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例如,对哲学本体论之本体及其现象的确切涵义,便在历来聚讼纷纭处,作了独立探讨。对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各自立学基础及其真理性根据,作者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。正如张立文教授在书序中所说,该书具有“相当的理论深度”。